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 武侠卷

陆林 主编  
易军 选注



本丛书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清代笔记  
小说类编

武侠卷

陆林 主编  
易军 选注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项纯文

封面设计：王国亮

封面插图：何南燕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武侠卷**/陆林 主编 易军 选注

——安徽：黄山书社 1998.1

ISBN 7—80535—302—6/I·62

I. 清… II. 陆… III. 文…



黄山书社 出版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开本 17.25 印张 334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1—4000 册

定价：28.50 元

ISBN 7—80535—302—6/I·62

· 因印装质量问题，妨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 总序

我国古代笔记小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源于先秦，萌生于汉代，中经魏晋六朝和唐代两个创作高峰，至清代而进入鼎盛之期。有清一代的笔记小说创作，卷帙浩繁，作者如林，继承了晋之志怪、唐之传奇和历代史传文学的艺术营养，形成了三大创作家数。一种是以传奇法志怪，情节曲折，文彩绚烂，并自有其情感之真诚、含蕴之深刻，这种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艺术类型，占居着清代笔记小说的主导地位。一种是以融志怪和考辨于一体，在平直的记述中杂以精警的议论，质朴凝炼，富于理趣，代表作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一种是以散出于清人文集中的纪传体小说，传神写照，虚实相间，细微婉转，摹绘如生，由“虞初”体编者而集其成。它与“阅微”体一道，伴随着庞大的“聊斋”系列，构成了清代笔记小说丰富多彩的基本面貌。其中大量的优秀之作，突破了以纪实为主的传统笔记小说观，以尺幅千里的独特形式，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反映着时代的生活画面和人们的思绪心境。上至朝廷官场，下至市井里巷，甚至虚幻的冥间仙界，各种场景，各色人物，在清代笔记小

说中都有艺术的展现。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丰富性来看,可以说笔记小说发展到清代,才最终摆脱了随笔杂著的束缚,衍变成为成熟而独具个性的小说样式。

清代笔记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自身在传统思想文化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在今天仍具有供阅读者欣赏、创作者借鉴和研究者参考的多种价值,是我们认识封建末期心路史程的形象材料。如何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推荐给读者,前人做过不少工作。我们试图打破整理单个作家小说集或编选断代小说选的传统方式,以艺术情节和主要形象的性质特点为分类标准,精选出那些当时作者普遍关心,现在仍然有其生命力的各类题材的较好作品,选编一套清代笔记小说分类丛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分类编选笔记小说,我们希望能具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从欣赏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数目众多,人们的欣赏口味又各有偏好,一般读者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逐本逐篇阅读,本丛书将原先散见于各书的单篇作品,精选其有较强可读性者,按类集中,汇辑成书,可以较充分地满足各种读者的不同欣赏爱好;在系统地分类阅读过程中,通过比较对照,也可提高读者对同类作品的欣赏水平。从创作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的艺术经验,对今天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文学作品,仍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丛书的分类特点,对从事不同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创作素材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均可提供历史借鉴。从研究方面来看,本丛书为分类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在

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它有助于引起对全面研究清代笔记小说的重视，并为分类笔记小说史的撰写，准备了基本材料；就广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笔记小说描写现实的真实性和形象性的特点，也使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史、城市生活史、武术史以及古代神话、民俗、法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全书以传奇体小说为入选重点，从清人所作的约一百五十部笔记小说中选取二百余位作家创作的约一千九百篇作品，按类分编成十卷，总字数近三百五十万字，以较大的容量、独特的形式，反映了清代笔记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这其中，有对幽艳哀婉、纯真美好爱情的动人描写（见《言情卷》），有对封建末世、众生之相的冷面观照（见《世相卷》）；有反映机谋诳诈、斗心斗智之篇（见《计骗卷》），有描绘行侠仗义、拳风剑影之作（见《武侠卷》）；有的写奇人异士、奇闻异事（见《奇异卷》），有的写劝善惩恶、善恶昭彰（见《劝惩卷》）；神仙鬼魅、亡魂幽灵，多是现实变相（见《神鬼卷》）；花妖狐媚、草木虫鱼，万变不离人生（见《精怪卷》）；烟花粉黛，在折射社会黑暗的同时，浸润着对弱者的同情（见《烟粉卷》）；破案侦狱，在扑朔迷离之中，往往揭示了生活的哲理（见《案狱卷》）。面对清代笔记小说丰富的艺术内容，这十类不能说是概括无遗；作为编者，却力求它能不失其巨。十卷在手，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佳作名篇，也可谓十得六七，粲然可观了。

为方便读者阅读，全书入选作品均加以通俗而简要的注释，一般不列引文，力避繁琐引证；为省却读者的前后翻

检,各分卷对难解词义的注释不避重复,但尽量做到先注者略详,后出者从简。各分卷入选篇目的编次,以时代先后为序。选自个人小说别集(如《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者,以原书的创作或刊刻年代为准;选自多人小说选集(如《虞初新志》、《荟蕞编》)者,则以该集的编定或刊刻年代为准。同一作家创作的多篇作品,出处如涉及不同的小说集,均以先问世集子为准加以编次。写、编、刊均时间不详者,则参考有关材料,插入书中适当位置。

参加本丛书选注工作者,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主,兼请校内及外校的有关学者共襄其事。校科研处和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为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许多条件。安徽省出版总社和黄山书社的高度重视,使全书能以较快速度与读者见面。黄山书社社长、原总编辑黄勤堂先生和责任编辑项纯文先生,在确定选题、推敲体例和审定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套丛书发稿之际,谨对有关各方致以诚挚的谢意!

陆 林

1991年4月

## 前 言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武侠”是与“言情”、“神魔”鼎足而三的重要一类。笔记体武侠小说，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至清代而达到自己的创作高潮。

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人物。它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士”阶层活跃和分化。王公贵族招贤纳士，“鸡鸣狗盗，无不宾礼”，必然导致士的人生趋向的“竞为游侠”（班固《汉书·游侠列传》）。于是，在策士、谋士和著书立说的学士之外，又出现了专以剑事人的侠士。如挟剑迫使齐桓公订立盟约、为鲁收回失地的曹沫，用匕首替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为替智氏复仇而吞炭哑嗓、谋刺赵襄子的豫让，以及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政而萧萧易水一去不还的荆轲，他们奉行“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哲学，都是慷慨赴难、名传古今的著名侠客。

最早对这一社会现象加以评说的，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作出“侠以武犯禁”（《五蠹》）的定性，认为武侠是“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六反》）。作为法家，他非常反感武侠的逞勇斗狠和目无法纪，所以与当时的社会风尚（“世尊”）大唱反调，表现出浓厚的轻侠意识，因此必然要掩盖住武侠形象内涵着的闪光之处。

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首先给侠者立传的是汉代司马迁。他在



《史记·游侠列传》中明确地对“侠”作出公正而全面的评价：“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并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游侠的行为风范，加以赞颂：“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言，义者有取焉。”身兼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司马迁，与法家韩非子不同，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行侠之举是否“轨于正义”的社会政治属性，而是沉浸于一种理想人格和崇高道德的精神感染之中，概括出古之侠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公平，正直，讲信义，重然诺，见义勇为，舍身救人，不居功邀名，不恃能逞气。在乱世频仍，充满着以强凌弱、困厄痛苦的时代，侠客这种完美的品格操守，无疑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因此，在描述前此侠客行为特征的同时，也必然为后之武侠制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奠定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侠与非侠，据此可以立判了。

司马迁在武侠文学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对武侠精神的赞美，引起后人的油然神往；而且在于他以略带文学意味的笔墨，塑造了一批“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的当代“布衣之侠”形象。如“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如“家无余十金之财”而以“任侠显诸侯”的剧孟，如“折节为俭，以德报怨”的郭解。把这些当时世俗视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的“匹夫之侠”，收入正史并加以正面客观的评述，对后世具有一种经典示范作用。后之班固作《汉书》，亦设《游侠列传》，便是显例。考虑到史传文学对古典小说的巨大影响，我们自然应把《史记·游侠列传》看作武侠小说的导夫先路者，而要对其顶礼膜拜了。

至于说到小说本身，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虽是记春秋吴越争霸史实，但颇近小说家言，具有较浓郁的民间传说色彩。其中的“干将莫邪”、“越女袁公”两篇，实为最早的武侠小说。前者中的侠客，与干将莫邪之子眉间尺素不相识，他的谋刺楚王，既

非报人之恩，亦非复己之仇，而是“恐尺不胜，自以剑拟头入篋中”（见《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引《吴越春秋》逸文），完全是路见不平的舍生相救，是正义向非正义的挑战，这就是小说史上的第一位武侠形象。而越女与袁公斗剑，则为后世剑侠小说的滥觞。

时至魏晋，志怪小说兴盛，武侠之作，或涉及武侠内容的作品，也时有问世。《搜神记》中的《李寄》，《世说新语》中的《周处》以及《搜神后记》中的《比邱尼》等小说中塑造的侠者形象，为武侠的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成员。其中尤以《比邱尼》中的女尼，给人印象深刻，其震慑“逐凌君上”者的行侠主题以及行事之诡异，行踪之神秘，都令人想起后世的红线、隐娘之流。

作为武侠小说形成期的作品，东汉至六朝的武侠小说，或行侠手段多流于怪异（如《干将莫邪》、《比邱尼》），或多涉异类而非现实人事（如《李寄》、《周处》）。这其中，既有作为初级阶段作品必然会有的局限和不足，亦带有汉魏六朝“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巫风大畅，佛道兴盛的世风烙印。

唐代社会风气尚游侠，唐传奇中的武侠之作也随之大盛。其数量之多，品味之高，艺术之成熟，使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许尧佐《柳氏传》、李公佐《谢小娥传》、蒋防《霍小玉传》、薛调《无双传》、薛用弱《贾人妻》、袁郊《红线》、裴铏《聂隐娘》、《昆仑奴》、皇甫氏《崔慎思》、《义侠》、杜光庭《虬髯客传》，均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唐代武侠小说的特征，从“侠”的方面来看，继承了司马迁所倡导的坚持正义、恩怨分明和锄强扶弱、济危救困的传统游侠精神；从“武”的方面来看，形成了细致地描绘武功（如段成式《僧侠》）和虚幻地状写剑仙（如《聂隐娘》）等两大不同家数；从武侠形象来看，江湖盗贼，草莽豪杰，方外僧道，闺中女子，低贱奴仆，下级武官，皆可成为仗义行侠之士。诸多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虬髯客传》。此篇作品以其生动的故事内容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历来为论者所称道；而其在异常浓缩的情节结构和令人目不暇接的情节转换中包含着的富有独创性的情节模

式，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典范性的样板。

自宋代开始，武侠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文言、白话双峰对峙的新格局。白话之部，由说书艺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其中的“朴刀”“杆棒”之作，如《花和尚》、《武行者》等，裹挟着充满民间气息的豪侠之风，终于在明代推涌出武侠小说的悲壮史诗《水浒传》。而文言之部，经过了唐代武侠传奇的多姿多彩，使后至者一时竟难以为继。尽管武侠之作在宋明笔记小说中屡有出现，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宋代吴淑《洪州书生》（《江淮异人录》），罗大经《秀州刺客》（《鹤林玉露》）、洪迈《侠妇人》、《解洵娶妇》（《夷坚志》）和明代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剪灯余话》）、宋懋澄《刘东山》（《九籀别集》）等。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言武侠小说，很难跳出唐传奇的窠臼；宋明时代笔记小说质实平正的艺术风格，在以武侠为内容进行创作时，也难免要输于唐传奇的绚丽新奇。

但是，从文言武侠小说史的角度看，宋明时代在创作上固然属于停滞时期，但同时又是一个经验积累时期。这种积累，集中表现在宋人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和明人王世贞编《剑侠传》上。前者以官修小说总集而用四卷篇幅独辟“豪侠”一类，以唐代武侠传奇为主，兼及晋人《西京杂记》和宋人《北梦琐言》；后者以“后七子”文学首领的身份，杂采《吴越春秋》、唐传奇和宋代笔记中的武侠之作，而辑为“剑侠”专书。这不仅在武侠小说的整理出版史上实在是破天荒的大事，而且对武侠小说的命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辟一类和辑为专书，为作者集中提供了一批可资借鉴的创作范本，并且为武侠小说在文坛上公开占有一席之地，扫清了舆论障碍。

经过形成期（东汉——六朝）、兴盛期（唐五代）、积累期（宋——明）的漫长史程，笔记武侠小说逻辑和历史地进入了它的高潮期——清代。

作为高潮期的清代笔记体武侠小说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特点：

作家众多。反映武侠之事，在清人眼里是个热门题材。仅就笔者知见所及，就有近百位作家曾从事过笔记武侠小说创作。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宏儒硕士，也有不见经传的无名文人。开一代风气的，是康熙朝的蒲松龄和张山来。蒲氏以其绝代佳作《聊斋志异》，唤起了一代文言小说的复兴。所作武侠小说，除收入本书的五篇外，尚有《老饕》、《王者》、《佟客》等十多篇。继之而起者，卓然成家的有乾嘉时的袁枚、徐承烈、乐钧、长白浩歌子、曾衍东、方元鹗、宋永岳，道光时的朱翊清、汤用中、潘纶恩、高继衍、俞超，同光时的许奉恩、吴炽昌、宣鼎、邹弋、程麟、王韬等。这种大小作者竞写武侠的热闹场面，即使是在唐代，也是未曾出现过的。张潮在清代笔记武侠小说史上的贡献是，所编《虞初新志》对武侠篇什的采入，引发了后之“虞初”体编书者对这类题材的注意。如郑澍若辑《虞初续志》，黄承增辑《广虞初新志》，陈世箴辑《敏求轩述记》，俞樾辑《荃蕞编》，以及清末民国初年辑刊的虞初支、广、近志，均从清人文集中采录不少纪传体武侠之作。原本深藏于各家文集外的许多这类作品，赖此而得以广泛流传。

内容广泛。清代笔记体武侠小说，以塑造武侠形象为中心，将艺术的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写贪官污吏横行，侠客惩恶除奸，如王士禛《剑侠》、袁枚《姚端恪公遇剑仙》、吴雷发《浙中宦者》、王韬《粉城公主》；有的写社会动荡不安，侠客除暴安良，如徐士俊《汪十四传》、无闷居士《盗僧》、徐雄飞《义侠传》、徐珂《隐侠冯铁匠》；有的写奸臣权相当道，义士报国无门，如蒲松龄《采薇翁》、徐瑶《髯参军传》、刘献廷《陈文伟》、何洁《楚壮士》；有的写官吏荒淫腐败，侠客为民执法，如吴陈琬《瞽女琵琶》、曾衍东《浣衣妇》、冯起凤《异僧善捕》、毛祥麟《某公子》。有的写蔑视王法、戏弄官府之侠，如朱翊清《空空儿》、高继衍《槛中人》、程趾祥《杨八》、李伯元《靴子李》；有的写见义勇为、扶弱济贫之侠，如金捧闾《女剑侠传》、

崔东壁《漳南侠士传》、俞蛟《颜鸣皋传》、宣鼎《郝腾蛟》；有的写报恩复仇、恩怨分明之侠，如蒲松龄《女侠》、曾衍东《齐无咎》、汤用中《隐娘尚在》、邹弢《侠女登仙》；至于写一代豪侠大刀王五参预政治斗争、女侠冯婉贞挺身保家卫国，更是直接反映着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件。

风格多样。清代笔记武侠小说创作，不仅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而且许多作家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如蒲松龄透视现实的冷峻目光，王士禛谋篇布局的神秘笔调；乐钧笔下的文武双全之侠，吴炽昌塑造的乱世女英雄；曾衍东善于从唐传奇中翻新出奇，许奉恩结构故事多波澜曲折；俞蛟寄寓的人生感慨，邹弢铺叙的江湖恩怨；宣鼎诸作浓郁的传奇色彩，王韬各篇洋溢着异想奇情……。风格各异的诸多篇目，以其艺术描写的侧重点而论，又可分成四大类型。一类是神怪武侠小说，即引神鬼精怪入侠，侠客或为下凡之神，或为成道之仙，更多的则是得神仙亲传的人世豪杰。他们以非现实的神奇手段，惩除入世的妖魔鬼怪或现实中的邪恶势力（如长白浩歌子《童之杰》、宋永岳《何配纛》、宣鼎《郁线云》）。此类作品融志怪小说和剑侠小说于一体，为武侠小说别开生面。一类是技击武侠小说。此类小说对侠客学艺和打斗场面，有较前远为真实细致的描写（如夏荃《夏老鼠》、陆长春《沙七》、邹弢《记勇》），突出了武打技击描写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有时能将武术拳脚刀剑的外在描述与对武学武道的揭示结合起来，并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顾镇《周翁传》、李腾华《许文宗传》）。一类是言情武侠小说。这类作品打破了古代小说中武侠不言情的格局，既写侠骨，又抒柔情，主张“侠之所在，即情之所钟”（程趾祥《广寒宫扫花女》）。首创其例者，为清中叶乐钧所写《何生》（此篇比白话言情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约早五十年），此后宣鼎《谷慧儿》及王韬的有关篇目，都是铺叙侠情的佳作。言情武侠小说的出现，从文言小说史看，显示出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合流；从武侠小说史看，在向来视男女之情为禁区的武侠小说中，创立了一个言情的新世界。最

后一类是公案武侠小说。这其中，行侠仗义与破案擒贼互为表里，主角多为衙门捕快或县令僚卒。此中不少作品，称之为武侠小说，的确是“仅其外貌，而非精神”（《中国小说史略》），也许说其为捕快小说或官侠小说更为恰当一些（如屠绅《猿飞》、温汝适《贾十》、高继衍《高二爷》、罗星潭《奚成章》）。昭槠《书剑侠事》中所言“我侪以义为重，岂可盗官家物”，与侠义的真精神，已相去甚远，真是“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中国小说史略》）。但也有部分公案武侠之作仍保留着传统的侠意识，如黄培芳《记汪瑚事》即主张“攫不义金，本不足问”，之所以闯山擒盗，是因为“淫恶者不可宥也”。故仍可当一“侠”字。

精品纷呈。清代笔记武侠小说占据着比肩唐传奇之盛而压倒宋明各代的历史地位，还在于它拥有一批思想性深刻或艺术性精湛的优秀之作。如有的作品深沉地描写了豪侠之士的人生悲剧。蒲松龄《田七郎》真实地叙说了侠士田七郎在外部环境的促使下和传统恩怨观念的左右下，怎样一步步陷入报人以命的不幸之中；宣鼎《燕尾儿》写侠盗燕尾儿因不忍牵连廉吏而自投官府，临刑前的仰天长叹，流露出作者对两难境地中侠义之举的困惑；郑昌时《高二大爷》中任侠好义的高某，因不愿被朝廷贵人所“招徕”，又不能逃出“握符审机”者的大力追捕，终于在将剑术传人后，走上自刎之路。这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大侠，在强大的封建专制之下，坚持无所依附、追求人格自由所必然产生的悲剧，揭示了真正的侠者与朝廷官府的深刻矛盾。这些作品的问世，显示出作者对侠客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思考，也标志着武侠小说的成熟。有的作品借助特定的历史背景铺叙侠客的种种遭际，往往在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中塑造无力回天、以身赴义的侠士，流露着作者对乱世人生的悲悯和深沉的历史感（何洁《楚壮士》、张培仁《东明寺异人》）。有的作品在传统的侠义主题中，演说着精彩的新篇章。王士禛《剑侠》，云遮雾障，扑朔迷离，于末尾处倒叙原委，使读者恍然于全篇；黄轩祖《龙门鲤》，人物刻划颇有个性，朱大祺既任侠好义，又奉公守法，然一

旦被逼而起，便处处先机而动，胆大心细，有力有节，紧紧扣住了人物性格基调。管世灏《绳技侠女》，更是笔记武侠小说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侠女蕙娘，为救秋霞脱险，勇斗蛮横凶恶的“出林虎”。她的“宁为曹沫，不作昆仑奴”之语，说明其扶危除暴，虽是起于报恩，而更多的是激于正义。作者借助打擂场面的传神描写，塑造这位女侠形象：

是时，地形渐窄，观者愈多。女即飞身跃上，直扑虎胸，被虎向胁间尽力一推，女趁势一跃，如饥鹰脱鞲，直入云端。虎举首仰视，瞰日晶莹，双睛眈眈，略一歇眼，女疾飞下，莲钩一举，直中虎颌而仆。女即扶秋解缆而去……

兔起鹘落，何等利索！殊不知在女却是舍命一搏。数日后书生登门相谢，等待他的只有萧条门庭、伤心老妇了。原来蕙娘归家后两肋肿胀，“已于数日前呕血死矣”。这里没有数女嫁一夫的俗套，更无恶人必死、侠者必胜的美满结局，而是在惆怅和感伤的氛围中，烘托出一位义薄云天的千古女侠。

为了满足武术史研究、武侠小说创作借鉴和一般读者的阅读爱好，本书除以上介绍的各类作品外，还酌收部分武林小说和少量黑道小说。武林小说以写武林恩怨、武林意气或武林轶事为主，黑道小说多写江湖盗匪的生活内幕（如沈起凤《恶饯》、曾衍东《折铁叉》、管世灏《奇勇》、潘纶恩《潘封》、王韬《倩云》、黄轩祖《裕州刀匪》）。两者的共同点，是均有武林绝技或技击打斗的描写，并基本上不涉及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侠义内容。之所以将它们适当收进本书，是因为无论武林小说还是黑道小说，所反映的生活画面，既是古代武侠小说赖以生存的重要背景，也是今天新武侠小说不可或缺的艺术内容，读者已经习惯于把它们看成是武侠小说的一部分了，尽管它们往往只写“武”而不写“侠”。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思想内容比较驳杂，既有提倡斗智胜于斗力，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合理成份，也有宣扬官必胜匪的卫道意识和激流勇退的明哲保身的观念，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加以区别

和扬弃。其实，即使是寄托在那多数真正武侠小说中的对侠客的期待和依恋，在渴望伸张正义的同时，积淀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顺民和奴仆心理，是弱者寻求自我安慰和心理补偿的产物，也很难与今天的社会意识合拍了。当然，蕴含在许多侠客身上的那种献身赴难的大义大勇和悲天悯人的仁厚宅心，永远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量，这种侠义人格美的光辉，不会因为历史的变迁而消失。

本书从七十一部清代笔记小说及两种清人文集中，选取八十七位作家创作的一百九十七篇武侠作品，尽量照顾不同作家、不同风格和类型。力图反映清代笔记中武侠小说的创作实际。所选底本，多据不同版本予以校勘，择善而从，不出校记。注释力求简明、通俗，一般不引书证，但也均有所本。因受学力限制，错误一定难免，选篇、校注如有不当，敬请读者指正。

易 军

1990年12月



## 目 录

总 序	陆 林
前 言	易 军
李笠翁一家言	李 渔
秦淮健儿传(1)	
聊斋志异	蒲松龄
侠女(6)	田七郎(11) 武技(16)
采薇翁(18)	崔猛(19)
虞初新志	张 潮辑
大铁椎传	魏 禧(25) 汪十四传徐士俊(26)
髯参军传	徐 瑤(29) 名捕传姚伯祥(31)
池北偶谈	王士禛
剑侠(33)	女侠(35)
广阳杂记	刘献廷
陈文伟(37)	
坚瓠集	褚人穫
长髯客(39)	异侠借银(40)
觚觿	钮 琇
云娘(42)	
旷园杂志	吴陈琬